

辩证法

[美] 诺曼·莱文 著
张翼星 等 译

内部对话

云南人民出版社

DIALOGUE WITHIN THE DIALECTIC

Norman Levine

Lodon George Allen & Unwin
First Published in 1984

据乔治·艾伦和昂温股份有限公司伦敦1984年版本译出

云南人民出版社

〔美〕诺曼·莱文 著

张 翼 星
黄 振 定 译
邹 溱

责任编辑：杨云宝

封面设计：袁亚雄

辩证法内部对话

〔美〕诺曼·莱文 著

张翼星 等 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邮编：650011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印装

云南新华彩印厂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7.5 字数：430000

1997年10月第1版

199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222-02183-3/B·100 定价：26.60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23—1997—002号

序 言

黄楠森

诺曼·莱文是当代美国的著名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著有多种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有根本分歧的观点在国际上很有名,对我国理论界也有很大影响,《辩证法内部对话》一书集中论证了这一观点。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哲学思想上的关系问题,或者扩大一点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道路问题,历来存在着意见分歧。一种观点认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二人共同创立的,二人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另一种观点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恩格斯的创造,马克思只承认历史唯物主义,有的人甚至认为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实践本体论。作者把第一种观点叫做基本一致观点,把第二种观点叫做基本分离观点,把持不同观点的人叫做基本一致派和基本分离派。正如莱文所指出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次向恩格斯挑战,主张恢复马克思的本来面貌,一次是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的挑战,另一次是以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挑战。七八十年代可以说出现了第三次挑战,即范围更广泛的西方马克思学的挑战,莱文正是这次挑战的一个代表,而他的《辩证法内部对话》可以说是这次挑战的一部代表作。这本书根据作者对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分析,阐明了作者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100 多年来的发展过程,论证了作者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则分歧的观点。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

在哲学上有些什么原则分歧呢？作者在《前言》中首先作了简要的概括，然后在正文中作了详细的论证。

作者主要谈到了四个区别，一是马克思把辩证法看成社会分析的方法和人类行动的指南，而恩格斯则把辩证法与自然界融为一体，承认自然辩证法。二是马克思认为只有历史唯物主义，而恩格斯违背了马克思的思想，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形而上学的一元论，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修正主义者。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的理解不同，在马克思那里，黑格尔哲学是不可分割的东西，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即关于行动的方法和理论，但没有接受他的唯心主义（作者这里似乎有点自相矛盾），而恩格斯则继承了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方面，虽然也抛弃了他的唯心主义。作者从这里引伸出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第四点原则分歧：在马克思看来，唯物主义是主张人类对于赖以生产其生存条件的生产方式的需要先于人类的其他需要，即社会存在先于一切思维方式和经验活动；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则认为有形物体独立于人而存在并为外在于人类的规律所支配。作者申明这两种形式的唯物主义并不互相排斥，但由于它们在某些思想体系中占有不同份量，这些思想体系就大异其趣了。从这些区别中，作者得出的结论是：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或者确切点说是马克思学说的第一个修正主义者。因此，应该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目。那么，马克思哲学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包括宇宙观（含自然观）、方法论（按一般理解，即辩证法，但一般还认为辩证法不仅是方法，还是宇宙观的一部分）和认识论，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观。在本书作者看来，这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而是恩格斯把马克思的哲学修改和歪曲的结果。其间主要的不同之处莱文虽然谈了四点，实际有二：一是马克思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没有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是恩格斯创立

的。二是马克思当然有辩证法,但他的辩证法只是方法,即社会分析的方法和人类行动的指南,而恩格斯却把它看成是客观规律的反映,即宇宙观的一部分,搞所谓“自然辩证法”,这不符合马克思的思想。因此,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而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什么客观历史规律的反映,而是社会分析方法。经过近 10 多年的研究和讨论,我国理论界多数人都同意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主要是恩格斯后来创立的,19 世纪 40 年代马克思创立的只是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体系,本书作者提供了大量材料来证明这一点,这同我国多数理论工作者的看法是一致的,但能不能说马克思没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呢?辩证法无疑是方法,即认识的方法和实践的方法,这在马克思那里是很明确的,他对此的论述也很多,本书作者也提供了大量材料,但能不能说这只是马克思以及黑格尔的观点而不是恩格斯的观点呢?能不能说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只是方法而不是客观辩证规律的反映,自然世界中根本不存在客观辩证规律,自然辩证法不能成立呢?还有,如果根本不存在客观辩证规律,辩证的方法又来自哪里,而且能应用于认识和实践而有效呢?再彻底一点,我们还可以问:究竟是否存在一个不以人的意识和活动为转移,然而却可以为人所认识和改造的客观世界呢?对于这些问题,莱文都有明确的回答和论证。

在莱文看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只能停留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上,他说:“马克思认为,既肯定思维来源于存在(感觉和社会先验),又肯定外部世界由概念构成,这二者是不矛盾的。”莱文认为:“通过打破精神的客观性和物质的客观性的统治,马克思主义将重新和它原来的思想结合,这个思想就是:世界是人类活动的结果。”正是从这样的观点出发,莱文认为:“一方面用辩证法的观点看待自然界,同时又不认为自然界的运动法则本身是辩证的,这是可以做到的。”莱文的观点确是很彻底的基本分离派观点,而基本分离派观点与基本一致派观点的分歧又进一步涉及否定唯物主

义与坚持唯物主义的分歧,这就超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围而进入了一般哲学领域。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基本一致派观点一直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基本分离派观点逐渐受到一些学者的支持和介绍,基本一致派观点则受到批评与诘难,二派之间的争论此起彼伏,绵延至今。今天多数学者虽仍坚持基本一致派观点,但也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体系确实存在不少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观点也并不是没有区别,因此,这两种观点应该互相对话,互相探讨,以求更深入更细致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真实过程,并进而在现代实践和科学发展的基础上继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书作者说得好,“彻底的科学不但要摆脱资产阶级的偏见,而且要摆脱左倾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彻底的科学,不怕挑战,不怕争论,不回避问题,它在回应挑战中只会发展,而决不会被推翻。作为基本分离派观点的代表作,《辩证法内部对话》的出版,无疑可以对这场争论,而且可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今天的发展起一定的推动作用。不仅如此,由于这个争论涉及一般哲学,它的出版也会推动我国哲学事业的发展。

1997年2月

致中国读者

〔美〕诺曼·莱文

《辩证法内部对话》显然是一部以欧洲为中心的著作,尽管它写于美国。它所提出的问题首先是西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争议,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们本质上是20世纪60年代的越南战争所引起的社会变动的产物。

这本书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范例。它是区分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一种尝试。认定苏联体系的国家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变形,西方马克思主义希望重新激活激进的思想。它试图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同斯大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各种形式的历史宿命论,以及党和官僚极权主义相分离来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将马克思主义和激进主义传统中的民主重新联系起来。

本书作为越南战争的后果完成于1982年,它从理论上说明从马克思和列宁到毛泽东的革命的连续性。它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的遗产。本书最后一章“辩证法与延安道路”论证了列宁与毛泽东之间的联系,特别是按照一种行动的理论来论证。在同实践概念的关系上,列宁和毛泽东都是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11条的不懈追随者。

帮助建立列宁和毛泽东之间的血统联系的政治、历史条件是殖民主义的存在和全球范围内的农民造反。没有农民的帮助,列宁不可能取得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列宁还是最先发现反殖民主义是第三世界大多数人民的战斗口号的人之一。毛泽东

采纳了列宁主义的这些洞见,尽管他使它们中国化了,并因而从与列宁同样的理论视角来探讨他的政治活动的领域。

此外,毛泽东从列宁那里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是某种通用的教条,而是建立在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基础上的行动指南。列宁和毛泽东都是革命党人,因为他们都认识到理论对于实践是一种必要的指导机制,而人类的行为被认作一种实践批判的活动、一种为了改变现实而对之进行的审问。

列宁和毛泽东都重新改革了 19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以便使它对帝国主义和第三世界不发达的时代具有说服力。摒弃了任何形式的原教旨主义和直译主义,列宁和毛泽东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必须新的历史条件下被重新创造。他们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们证实了自己有能力来改造马克思主义,使之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富有意义。这样他们便都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更新。

《辩证法内部对话》的篇章正是着力于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更新项目。我的著作试图把焦点放在马克思思想的黑格尔基础上,从而将这种努力推向前进。我试图显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社会现象学,是对人类劳动的生产力的一种证实。从哲学的角度,我把马克思主义定位于从黑格尔延伸到赫伯特·马尔库塞,到乔治·卢卡奇的现象学传统。我的著作受到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影响。

在把马克思主义阐释为现象学的同时,我也试图把它从各种形式的宿命论中解放出来。我的著作不仅抛弃了辩证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而且抛弃了所有社会必须从封建主义发展到资本主义最后到共产主义的三阶段直线发展的历史观点。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不是按照优先顺序列出客观的自然和社会力量,而是把重点放在个人和集团活动的再生力量上,放在主体对客体的力量上。

与黑格尔相似,马克思是西方表述主义学派的一种声音。黑

格尔把世界理解为人类意识的客体化,而马克思把世界理解为人类劳动力量的客体化。对马克思来说,社会世界是人类劳动的一种投射,他还试图以客体化理论为基础建立一种民主理论。

从这个观点出发,我的研究不仅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而且还包含了20世纪70年代的欧洲共产主义。在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中,许多西欧的共产党放弃了斯大林主义,并且把加强社会主义与民主的联系视作重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任务。欧洲共产主义者与苏共中央政治局式的共产主义一刀两断,他们不仅看到党与国家分离的需要,使国家永存的需要,而且懂得了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

我的著作不仅重新思考了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的问题,它还提出了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两种重新阐释:它提出马克思与恩格斯相分离的重大思想差异,以及恩格斯开创了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它提出俄国共产主义由两翼构成: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在斯大林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获得苏联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同时,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本质上成为持不同政见者的共产主义,成为直接反对克格勃(KGB)共产主义的选择对象。

从1997年的视角来看,我感到我关于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区别的重要性加强了,尤其是在美国当前的知识分子气氛中。斯大林主义的破灭在美国引发了一场学界的白色恐怖。与波旁王朝1815年在法国的复辟相似,美国历史学界的研究成果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一般地联系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结合起来的尝试是一种使所有激进思想的合法性丧失的策略。他们所希望证实的演绎推论是马克思主义不可避免的导向左翼极权主义。

我关于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之间发生中断的讨论是一个反波旁家族的论证。1815年的波旁家族寻求根除

一切形式的雅各宾主义,而当代学术界的波旁势力希望通过把马克思主义与官僚极权主义相联系而使一切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丧失信誉。通过把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相分离,我表明了 in 谴责斯大林主义的同时又维护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民主雅各宾派的根基是可能的。一方面斯大林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是畸形的马克思主义,而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则是左翼平民传统和马克思的民主精神气质的表现。

20 世纪 60 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是用一种社会现象学代替辩证唯物主义,而 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后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是促进马克思主义对于民主规划的新的系统的阐释,与列宁在 20 世纪 20 年代对于社会组织的新民主形式的探索精神相一致。为了恰当地理解这个陈述,有必要勾勒出后共产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

我所谓的后共产主义意味着斯大林主义的灭亡。后共产主义不指向未来而仅仅指向一个空缺。后共产主义是关于一个体系的结束,它的消亡和随着变迁而来的是发展。

另一方面,后马克思主义则涉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继续发展。它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历史的另一个阶段。卡尔·马克思在 19 世纪工业革命进程中的任务是工业劳动背景中对于民主的分析,而后马克思主义在后工业世界中的任务是对劳动的意义已经革命化的背景中的民主的分析。后马克思主义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僵化的教条而是一种方法的信念上,意识到历史是本体论,马克思主义必须按照它发现自身所处的不同历史时期而重新定义自己。

后马克思主义,正如我在以上段落中所定义的,是对后工业化、后贫穷和全球第一世界成员的规划。它也许并没有对世界上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成员的需要进行呼吁。后马克思主义是不平衡发展的法则、南北世界的划分和世界实际上分裂成不同经济区

域的产物。后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一般的术语,而是一个适用于大西洋世界的概念。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又有必要在说到马克思主义时用复数的形式,即既是不同经济区域的表述,又表述着各种经济区域的成见。

从这个观点出发,斯大林主义的消亡不是幻想破灭的时刻,而是再生的时刻。西方马克思主义在 20 世纪 60 年代已经作出结论,斯大林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贬低。尽管显得很突然,并且出人意料,斯大林主义的崩溃是期待已久的,而且还加速了左翼理论的再生。斯大林主义是世界第二强大核力量的门面和摆设。它的消亡使世界摆脱了一具阻碍思想的新发展的尸体。斯大林主义的被根除有助于建立后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重新进入历史的洪流是一个开创性的事件。

在电脑化世界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是与后现代主义对抗。在欧洲和美洲的区域中激进思想无法取得进展,除非它一方面被后现代主义滋养,另一方面又征服后现代主义的问题。这是下一代列宁主义的事业。

1997 年 2 月

(张晖 译)

献 给

罗斯(Ross)、贝思(Beth)、
托德(Todd)、梅利莎(Melissa)、
罗伯特(Robert)、斯图尔特
(Stuart)、戴维(David)

他们都作出了自己的奉献。

致 谢

我要感谢美国哲学协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和埃尔哈特基金会(Earhart Foundation)对学术研究的支持,使我能利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ocial History in Amsterdam)的档案馆,这是世界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手稿的最大贮藏所。这些手稿对于写作本书第四章“走向《资本论》的重建”特别有价值。

许多人帮助打印这部稿件。美国巴尔的摩县马里兰大学研究生院院长(Dean of the Graduate School at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Baltimore County)马利根博士(Dr. Joseph Mulligan),为此提供了资金资助。迪特里希(Mary Dietrich)和鲁宾逊(Kathleen A. Robinson)即使同时进行两项工作,也毫无怨言地给予支持。尤其是那位不知疲倦而善于幽默的格思曼(Jane Gethman),总是带着微笑承受着最多的重担。

书是时间的吞食者。我的家庭成员毫不犹豫地作出牺牲,使我能静心写作,他们是我的恒心和力量的来源。特别是我的妻子罗斯(Rose),她既分担了书的创作,也令人遗憾地共尝了著述的艰苦。

目 录

致 谢	1
前 言	1
第一章 辩证法内部对话	8
第二章 辩证法的毁坏	107
第三章 马克思方法的黑格尔基础	163
第四章 走向《资本论》的重建	227
第五章 黑格尔化的列宁主义	325
第六章 辩证法与延安道路	401
索 引	517
译后记	537

前 言

这本书的中心主题是从马克思(karl Marx)到毛泽东(Mao Ze Dong)的辩证法思想的历史。当然,在这背景中更加重要的人物,是书中经常提到,但却没有专门论述的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由于人们从不同的政治时期和文化角度进行研究,因此,不同的人对辩证法有不同的认识。然而,马克思对辩证法的看法却是至关重要的。本书试图找出辩证法在马克思那里的本来意义。它使用的方法是,不仅评价马克思的思想,而且描述别人是如何有意或无意地歪曲他的基本思想的。

我把这项研究的全部力量都放在辩证法上,因为它是马克思整个体系中最重要方面。马克思是一位历史学家、哲学家、政治科学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美学家。马克思涉猎了如此众多的学科,这是他的理论事业的内在要求,因为他希望建立一种新的世界观。他要向资产阶级观念的前提挑战,这就使马克思不可避免地要在这些不同的领域展开论述,而使他在这些不同学科的探索中保持井然一致的统一概念和中心观点就是辩证法。如果没有辩证法作为他自己世界观的轴心,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Marxism)。他的体系的其他方面,例如经济学、政治学和历史学,有过错误,也得到了修正,但这些都不是他事业的中心。辩证法则为他的整个理论大厦提供了平衡和统一。

本书将主要从两种观点探讨辩证法:作为社会分析的方法和作为人类行动的指南。那些企图把辩证法和自然融为一体的人是最为有害的,他们的观点也招致了最多的谴责。作为社会分析的方法,辩证法把特定的社会经济构成的功能解释为其整体结构与

单个不协调性领域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把总体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冲突转化为生产方式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冲突,以这种冲突为基础,便可以解释社会现象。对于社会的辩证分析会告诉我们特定的生产方式所具有的规范的表现模式,它不必告诉我们这种生产方式的一般历史发展前景。此外,辩证法还会告诉我们人道化行动的力量之所在。社会 and 群体是生产的机体,而它们的实践(Praxis)便是生产人类生存条件的劳动力。对于行动的辩证法研究将使我们认识人们对于历史进程进行干预的效果和过程。

把作为行动的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自然的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的做法,不可避免地引出了把马克思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分开的问题。本书的另一个主题是把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对照。这项工作紧接着就要求我们描述这两人的不同之处,这是一个困难的任务。为了探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关系,本书将追溯到爱德华·伯恩斯坦(Edward Bernstein)和康拉德·施米特(Conrad Schmidt),接着讨论20世纪20年代的三巨头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卡尔·科尔施(Karl Korsch)和乔治·卢卡奇(Georg Lukacs),以及当代的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和涅泽克·克拉科夫斯基(Leczek Kolakowski)的著作。《辩证法内部对话》(Dialogue Within the Dialectic)把恩格斯看作第一个修正主义者,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形而上学的一元论的人。我并不宣称这个论点完全是我的独创,我完全认识到有人在此之前已做了这方面的工作。但我希望我在这场辩论中的贡献开辟了新的天地,把争论引到了以前没有探讨过的领域。

我是1970年在美国历史协会(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的一次演讲中,第一次提出恩格斯是第一位修正主义者的观点的。1973年,我在《行为科学历史学报》(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ehavioral Sciences)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马克思主义和恩格